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書傳卷一至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陸昺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二

書傳　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書傳二十卷宋蘇軾撰尚書所載皆帝王大政軾究心經世之學明于事勢而又長于議論故其詮解經義於治亂興亡之故披抉明暢較他經獨為擅長其釋禹貢三江定為南江中江北江本諸鄭康成遠有端

緒但未嘗詳審經文攷覈水道而附益以味別之說遂以啟後人之譏議至于以羲和曠職為貳於羿而忠于夏則林之奇宗之以康王之誥服冕為非禮引左傳叔向之言為証則蔡沈取之朱子亦稱其解吕刑篇以荒度作刑為句甚合于理則皆卓然具有特見朱子雖有惜其太簡之說然漢代訓詁文多簡質自孔賈以後徵引始繁軾文如萬斛源泉

隨地涌出非不能曼衍其詞當以解經之體
詞貴典要故歛才就範但取詞達而止未可
以繁省為優劣也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書傳卷一

宋 蘇軾 撰

虞書

堯典第一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

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文者其法度也思者其智慮也

光宅天下

聖人之德如日月之光貞一而無所不及也

將遜于位

遜遁也

讓于虞舜作堯典

言常道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勲欽明文思安安

若順也稽考也放法也有功而可法曰放勲猶孔子

曰巍巍乎其有成功此論其德之辭也自孟子太史

公咸以放勲重華文命為堯舜禹之名然有不可者以類求之則臯陶為名允迪乎欽敬也或言其聰或言其敬初無異義而學者因是以為說則不勝異說矣凡若此者皆不取欽明文思才之絶人者也以絶人之才而安於無事此德之盛也夫惟天下之至仁為能安其安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允信也克能也表外也格至也上下天地也恭有偽

讓有不克故以允克為賢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明揚也俊傑也堯之政以舉賢為首親親為次九族

高祖玄孫之族也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平和也章顯用其賢者也百姓凡國之大族民之望

也大族予之民莫不予也方是時上世帝皇之子孫

其得姓者蓋百餘族而已故曰百姓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協合也黎衆也變化也雍和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昊廣大也歷者其書也象者其器也璿璣玉衡之類是也星四方中星也辰日月所會也或曰星五星辰三辰心伐北辰也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以是命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禹貢嵎夷在青州又曰暘谷則其地近日而先明當在東方海上以此推之則昧谷當在西極朔方幽都當在幽州而南交為交趾明矣春曰宅嵎夷夏曰宅南交冬曰宅朔方而秋獨曰宅西徐廣曰西今天水之西縣也羲和之任亦重矣堯都於冀州而其所重任之臣乃在四極萬里之外理或不然當是致日景以定分至然後歴可起也故使往驗於四極非常宅也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寅敬也賓導也秩次序也東作春作也西成秋成也春夏欲民早起故先日出而作是謂寅賓出日秋冬寒不能早起故令民候日入而息是謂寅餞納日二叔不言餞者因仲之辭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中者晝夜平也二分皆晝夜平而春言日中秋言宵中者互相備也春分朱鳥七宿昏見於南方夏至

則青龍秋分則玄武冬至則白虎而夏秋冬獨舉一
宿者舉其中也殷當也書曰九江孔殷
厥民析
冬寒無事民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田其民老壯
分析見漢志
鳥獸孳尾
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申命羲叔

申重也

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

訛化也敘南方化育之事以敬致其功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永長也火心也

厥民因

老弱畢作因就在田之丁壯也

鳥獸希革

其羽毛希少而革易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

餞送也

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

夷平也農事至秋稍緩可以漸休故曰夷

鳥獸毛毨

毨理也毛更生整理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在祭也朔易歲於此改易也禮十二月天子與公卿

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

隩室也民老幼皆入室

鳥獸氄毛

氄輭厚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

暨與也周四時曰朞朞當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云六日舉其全也歲止得三百五十四日故以閏月定而正之有讀為又古有又通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釐理工官也績功也熙光明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疇誰也咨嗟也時是也猶曰時乎嗟哉能順是者我登進而用之

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書有胤侯吁疑怪之辭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或曰太史公曰嗣子丹朱開明

帝曰疇咨若予采

采事也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驩兜臣名都於嘆美之辭也共工其先為是官者因

以氏也方類也鳩聚也僝布也言共工能類聚而布其功也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靜則能言用則違之貌象恭敬而實滅其天理滔滅也

帝曰咨四岳

孔安國以四岳為羲和四子而太史公以羲和為司馬之兆以四岳為齊太公之祖則四岳非羲和也當

以史為正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懐山襄陵浩浩滔天

湯湯蕩蕩浩浩皆水之狀也割害也懐包也襄上也

水逆流曰襄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俾使也乂治也

僉曰於鯀哉

僉皆也鯀崇伯之名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咈戾也方命負命也族類也圮族敗類也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

异舉也時未有賢於鯀者故岳曰舉而試之可以治水則已無求其他

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載年也九年三考而功不成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堯年十六以唐侯為天子在位七十年時年八十六

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巽受也否不也忝辱也

曰明明揚側陋

明其高明者揚其側陋者言不擇貴賤也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師衆也錫予也無妻曰鰥舉舜而言其鰥者欲帝妻之也帝知岳不足禪而禪之岳知舜可禪而不舉何

也以天下予庶人古無是道也故必先自岳始岳必不敢當也岳不敢當而後及其餘曰吾不擇貴賤也而衆乃敢舉舜理勢然也堯之知舜至矣而天下不足以盡知之故將授之天下使其事發於衆不發於堯故舜受之也安

帝曰俞予聞如何

俞然也曰然予亦聞之其德果何如哉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瞽舜父名也其字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象舜弟也諧和也烝進也姦亂也舜能以孝和諧父母昆弟使進於德不及於亂而孟子太史公皆言象日以殺舜為事塗廩浚井僅脫於死至欲室其二嫂其為格姦也甚矣故凡言舜之事不告而娶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舉皆齊東野人之語而二子不察也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刑法也釐理也嬀水名也婦敬曰嬪虞其族也舜能以理下二女於嬀水之陽耕稼陶漁之地使二女不獨敬其親而通敬其族舜之所謂諸難無難於此者也雖付之天下可也堯以是信之矣而人未足以信之故復試之以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之事

書傳卷一

書傳卷二

宋 蘇軾 撰

虞書

舜典第二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

重襲也華文也襲堯之文也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濬深也哲智也塞實也書曰剛而塞詩曰秉心塞淵

玄德升聞

玄幽也

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賔于四門四門穆穆

徽和也五典五教也司徒之事也揆度也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而左氏傳亦云使主后土以揆百事則百揆司空

之事也四門四方之門也穆穆美也諸侯之來朝者

舜賔迎之宗伯之事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舊說麓録也舜大録萬機之政隂陽和風雨時自漢以來有是說故章帝始置太傅録尚書事而晉以後强臣將篡者為之其源出於此考其所由蓋古文麓作菉故學者誤以為録耳或曰大麓太山麓也古者易姓告代必因泰山除地為墠以告天地故謂之禪

其禮既不經見而考書之文則堯見舜為政三年而五典從百揆叙四門穆風雨不迷而後告舜以禪位而舜猶讓不敢當也而堯乃於未告舜禪之前先往太山以易姓告代豈事之實也哉書云烈風雷雨弗迷是天有烈風雷雨而舜弗迷也今乃以為陰陽和風雨時逆其文矣太史公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其實也堯之所以試舜者亦多方矣洪水為患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

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絶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且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祥卓然見於書詩者多矣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讖緯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然從而廢之以為王莽公孫述之流沿此作亂伏誅不知德莽述何自而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故夫君子之論取其實而已矣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格來也詢謀也底致也猶受命而往返而致命也陟

升也舜之始見堯也必有以論天下之事其措置當

爾其成當如何考三年而其言驗乃致其功

舜讓于德弗嗣

以德不能繼為讓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上旬日也太史公曰文祖堯之太祖也不於其

所祖受堯之終必於堯之祖廟有事於祖廟則餘廟

可知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璿美玉也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

七政日月五星也

肆類于上帝

肆遂也類事類也以事告非常祀也凡祀上帝必及

地而何以知其然也以郊之有望知之春秋書不郊

猶三望傳曰望郊之細也書曰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柴祀天也望祀山川也而禮成於一日祀山川而不及地此理之必不然者也是以知祀天必及地也詩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以來學者考之不詳而世主或出其私意五時祭帝汾陰祀后土而王莽始合祭天地世祖以來或合或否而唐明皇始下詔合祀至于今者疑焉以為莽與明皇始變禮而不知祀天之必及地蓋自舜以來見于經矣

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精意以享曰禋宗尊也六宗尊神也所祭不經見諸儒各以意度之皆可疑惟晉張髦以為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然以書考之受終之初既有事於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豈有獨祭文祖於齊七政之前而別祭餘廟於類上帝之後者乎以此推之則齊七政之後所祭皆天神非人鬼矣孔安國六宗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其說自西漢有之意其必有所傳受非臆度者其神名壇位皆不可以禮推猶

秦八神漢太乙之類豈區區曲學所能以私意損益者哉春秋不郊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與國中山川乃知古者郊祭天地必及於天地之間所謂尊神者魯諸侯也故三望而已則此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蓋與類上帝為一禮耳又以祭法考之其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則此所謂類于上帝者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

宗祭水旱也則此所謂禋于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則此所謂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也祭法所叙蓋郊祀天地從祀諸神之壇位而舜典之章句箋疏也故星為幽宗水旱為雩宗合於所謂六宗者但鄭玄曲為異說而改宗為禜不可信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斂也班還也五瑞五玉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

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既盡也正月之末盡也

蓋齊七政類上帝無暇日見諸侯既月無事則四岳

羣牧可以日覲矣古者朝覲贄玉已事則還之故始

輯而終班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巡守者巡行諸侯之所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祭

天告至也

望秩于山川

東嶽諸侯境内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五岳牲

祀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肆覲東后

東方諸侯也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十

二律也

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五玉五瑞也三帛孔安國曰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黄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執以見曰贄

如五器卒乃復

五器五玉也帛生死則否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

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

歸格于藝祖用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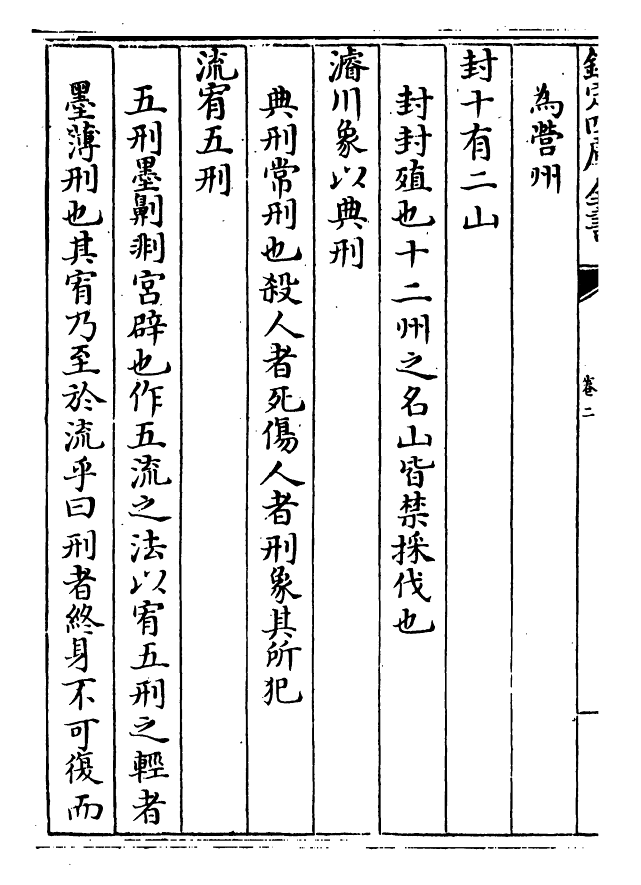
藝祖文祖也特一牛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敷陳也奏進也庸用也諸侯四朝各使陳其言而試其功則賜以車服而用之

肇十有二州

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兾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



為營州

封十有二山

封封殖也十二州之名山皆禁採伐也

濬川象以典刑

典刑常刑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象其所犯

流宥五刑

五刑墨劓剕宮辟也作五流之法以宥五刑之輕者

墨薄刑也其宥乃至於流乎曰刑者終身不可復而

流者有時而釋不賢於刑之乎

鞭作官刑

官刑以治庶人在官慢於事而未入於刑者

朴作教刑

朴榎楚也教學者所用也

金作贖刑

過誤而入於刑與罪疑者皆入金以贖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易曰无妄行有眚眚亦災也眚災者猶曰不幸非其罪也肆縱也春秋肆大眚是也怙恃也終不改也賊害也不幸而有罪則縱捨之恃惡不悛以害人則刑之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恤憂也

流共工于幽洲

幽洲北裔洲水中可居者

放驩兜于崇山

崇山南裔

竄三苗于三危

三苗縉雲氏之後爲諸侯三危西裔

殛鯀于羽山

羽山東裔在海中殛誅死也流放竄皆遷也

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四凶族也其罪則莫得詳矣至於流且死則非小

罪矣然堯不誅而待舜古今以為疑此皆世家巨室其執政用事也久矣非堯始舉而用之苟無大故雖知其惡勢不可去至舜為政而四人者不利乃始為惡於舜之世如管蔡之於周公也歟

二十有八載帝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徂落死也考妣父母也遏絕也密靜也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

凡壽一百一十七歲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向告攝今告即位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廣視聽於四方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十二州之牧所重民食惟是而已

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能讀如不相能之能柔懐遠者使與近者相能惇厚也元善也難拒也任人佞人也惇厚其德信用善人而拒佞人則蠻夷服葢佞人必好功名不務德而勤遠略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奮立也庸功也熙光也載事也有能立功光堯之事者當使宅百揆其能信事而順者誰乎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懋勉也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

居稷官者棄也契臯陶二臣名

帝曰俞汝往哉

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也

帝曰棄黎民阻饑

阻險難也

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

徒敬敷五教在寛

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教民必寛而後可亟則以德為怨否則相率為偽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猾亂也夏華夏也亂在外曰姦在内曰宄

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士理官也服從也三就國語所謂三次也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三居如今律五流其詳不可知矣堯舜以德禮治天下雖有蠻夷寇賊時犯其法然未嘗命將出師時使臯陶作士以五刑三就五流三居之法治之足矣兵既不用度其軍政必寓於農民當時訓農治民之官如十二牧司徒司空之流當兼領其事是以不復立司馬也而或者因謂堯時士與司馬為一官誤矣夫以將帥之任而兼之於理官無時而可也堯獨安能

行之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垂臣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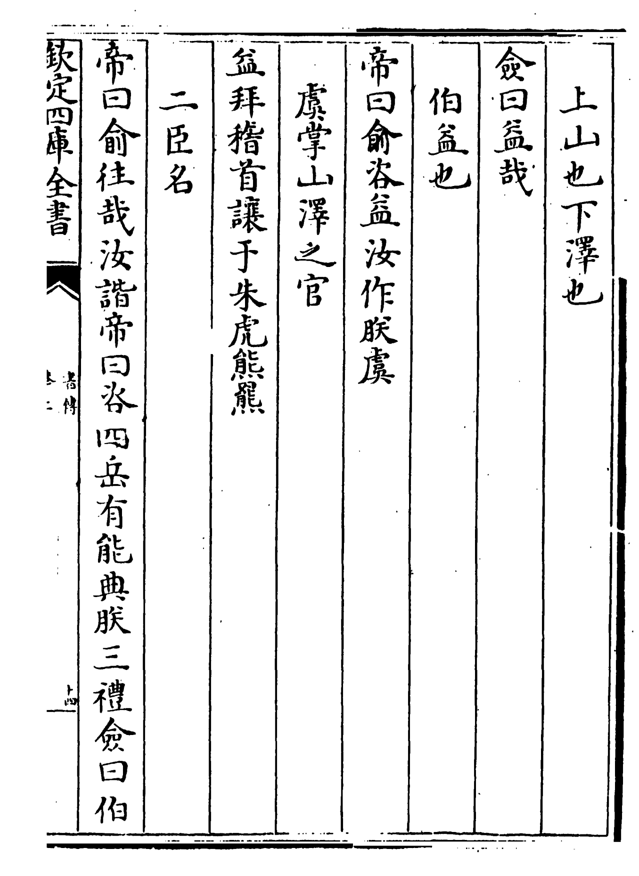
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

二臣名

帝曰俞往哉汝諧

諧宜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上山也下澤也

僉曰益哉

伯益也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虞掌山澤之官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

二臣名

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

夷

三禮天地人禮伯夷臣名姜姓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秩序宗廟之官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古者禮官兼折刑夙夜惟寅者為禮也直哉惟清者為刑也惟直則刑清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二臣名

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栗莊栗也教者必因其所長而輔其所不足直者患不溫寬者患不栗剛者患虐簡者患傲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吟詠其言而樂生焉是謂歌永

言聲者樂聲也永者人聲也樂聲升降之節視人聲之所能至則為中聲是謂聲依永永則無節無節則不中律故以律為之節是謂律和聲孔子論玉之德曰叩之有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夫清越以長者永也其終詘然者律也夫樂固成於此二者歟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此舜命九官之際也無緣夔於此獨稱其功此益稷

之文也簡編脫誤復見於此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堲疾也殄絶也絶行猶獨行行之不可繼者也惟讒說獨行為能動衆納言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樞機之官故能為天下言行之帥舜有不閒而命臣有不讓而受者皆隨其實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

書曰内有百揆四岳堯欲使巽朕位則非四人明矣
二十二人者蓋十二牧四岳九官也而舊說以為四
人蓋每訪四岳必僉曰以答之訪者一而答者衆不
害四岳之為一人也
欽哉惟時亮天功
亮弼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南方之國也而竄之西裔必

竄其君耳其民未也至此治功大成而苗民猶不服故分北之

舜生三十

為民者三十載

徵庸三十

歷試三載攝位二十八載通為三十

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堯崩舜服喪三年然後即位葢年六十二矣在位五

十載而崩壽百有一十二說者以為舜巡守南方死於蒼梧之野韓愈以為非其說曰地傾東南巡非陟也陟方者猶曰升遐爾書曰惟新陟王是也傳書者以乃死為陟方之訓蓋其章句而後之學者誤以為經文此說為得之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别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凡逸書不可强通其訓或曰九共九丘也古文丘共相近也其曰述職方以除九丘非也九丘逸矣理或

然歟

書傳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書傳卷三

宋 蘇軾 撰

虞書

大禹謨第三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謨臯陶謨益稷

矢陳也申推明之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命敎也以文教布于四海而繼堯舜以文命為禹名

則布于四海者為何事耶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此禹之言也君臣各艱畏則非辟無自入民利在為

善而已故敏於德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君臣無所艱畏則易事而簡賢賢者遁去而善言不

敢出矣

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無告天民之窮者也困窮士之不遇者也帝堯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

四海為天下君

都美也至道必簡至言必近君臣相與艱畏舍己而用衆禮鰥寡達窮士具為德若卑約然此夸者之所小而世俗之所謂無所至也故舜特申之曰是德也惟堯能之他人不能也益又從而賛之曰是德也推

而廣之則乃所以為聖神文武而天之所以命堯為天子者特以是耳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順也迪道也言吉凶之出於善惡猶影響之生於形聲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

虞憂也曰其未有憂而戒之矣

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貳不專任也

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人之為不善雖小人不能無疑凡疑則已則天下無小人矣人之所以不能大相過者皆好行其所疑也疑謀勿成則凡所志皆卓然光明無可媿者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民至愚而不可欺凡其所毀譽天且以是為聰明而況人君乎違道足以致民毀而已安能求譽哉以是

知堯舜之間所謂百姓者皆謂世家大族也好行小慧以求譽於此固不足恤以為不足恤而縱欲以戾之亦殆矣咈戾也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

所謂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所謂三事也春秋傳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正德者管子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也利用利器用也厚生時使薄斂也使民之賴其生也者厚也民薄其生則不難犯上矣利用厚生而後民德正先言正德者德不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

俾勿壞

先事而語曰戒休恩也董督也太史公曰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古之治民者於其勤苦之事則歌之使忘其勞九功之歌意其若豳詩也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賴利也乃汝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

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

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邁遠也降下也種德者如農夫之種殖也衆人之種其德也近朝種而莫穫則其報亦狹矣皋陶之種其德也遠造次顛沛未嘗不在於德而不求其報也及其充溢而不已則沛然下及於民而民懷之聖人之德必始於念故曰帝念哉念茲者固在茲矣及其念

之至也則雖釋而不念亦未嘗不在兹也其始也念仁而仁念義而義及其至也不念而自仁義也是謂念兹在兹釋兹在兹名言者其辭命也允出者其情實也孔子曰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是之謂名言名之以仁固仁矣名之以義固義矣是謂名言兹在兹及其念之至也不待名言而情實皆仁義也是謂允出兹在兹此帝念念不忘之功也故曰惟帝念功禹既以是推臯陶之德因以是教帝也曰邁種德者

其德不可以一二數也念之而已念之至者念與不念未嘗不在德也其外之辭命其中之情實皆德也而德不可勝用矣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出於禮而仁不可勝用矣舜禹臯陶之微言其傳於孔子者蓋如此

帝曰臯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

干犯也

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

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期至也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帝因禹之讓臯陶故推其功而勉之臯陶憂天下後世以刑為足以治也故推明其所自以為非帝之至德不能至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帝之所欲欲民仁而壽且富也風動者如風動物而物不病也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降當作洚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天以洪水儆予而禹平之使聲教信于四海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假大也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人心衆人之心也喜怒哀樂之類是也道心本心也能生喜怒哀樂者也安危生於喜怒治亂寄於哀樂是心之發有動天地傷陰陽之和者亦可謂危矣至於本心果安在哉為有耶為無耶有則生喜怒哀樂者非本心矣無則孰生喜怒哀樂者故夫本心學者

不可以力求而逹者可以自得也可不謂微乎舜戒禹曰吾將使汝從人心乎則人心危而不可據使汝從道心乎則道心微而不可見夫心豈有二哉不精故也精則一矣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逹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是莫可名言者子思名之曰中以為本心之表著古之為道者必識此心養之有道則卓然

可見於至微之中矣夫苟見此心則喜怒哀樂無非道者是之謂和喜則為仁怒則為義哀則為禮樂則為樂無所往而不為盛德之事其位天地育萬物豈足恠哉若夫道心隱微而人心為主喜怒哀樂各隨其欲其禍可勝言哉道心即人心也人心即道心也放之則二精之則一桀紂非無道心也放之而已堯舜非無人心也精之而已舜之所謂道心者子思之所謂中也舜之所謂人心者子思之所謂和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

人之所願與聖人同而不脩其可以得所願者孟子所謂惡濕而居下惡醉而强酒也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之授禹也天下可謂治矣而曰四海困窮者託於不能以讓禹也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好爵禄也戎兵刑也吾言非苟而已喜則為爵禄怒則為兵刑其為授禹也決矣

禹曰枚卜功臣

枚歴也

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蔽斷也昆後也使卜筮之官占是事必先斷志而後令龜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

其者意之之詞也以龜協從知之

卜不習吉

習因也卜巳吉而更卜為習吉

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

矣舜禹之受天下於堯舜也及堯舜之存而受命於其祖宗矣舜受命二十八年而堯崩禹受命十七年而舜崩既崩三年然後退而避其子是猶足信乎

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率循也徂往也

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兹有苗

蠢動也

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

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

心力

尚庶幾也

其克有勲三旬苗民逆命益賛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

弗届

届至也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歴山往于田日號泣

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

允若

夔夔敬懼貌也

至諴感神

以誠感物曰諴

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

昌言盛德之言也

班師振旅

班還也入曰振旅

帝乃誕敷文德

誕大也

舞干羽于兩階

干楯也羽翳也兩階賔主之階也

七旬有苗格

世傳汲冢書以堯舜為幽囚野死而伊尹為太甲所殺或以為信然學者雖非之而心疑其說考之於書禹既受命于神宗出征三苗而反帝猶在位脩文德

舞干羽以來有苗此豈逼禪也哉

皋陶謨第四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迪蹈也謨謀也弼正也諧和也言世所稱皋陶之德皋陶信蹈而行之非虛名也其為人謀也明其正人之失也和皆皋陶之德也書言若稽古者四蓋史之為此書也曰吾順考古昔而得其為人之大凡如此

在堯曰放勲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

于上下在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在

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在皋陶曰允迪厥德

謨明弼諧皆有虞氏之世史官記其所聞之辭也有

虞氏之世而謂舜皋陶為古可乎曰自今已上皆古

也何必異代春秋傳凡虞書皆曰夏書則此書作於

夏氏之世亦不可知也

禹曰俞如何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者史之所述非皋陶之言也而

禹曰俞所然者誰乎此其間必有闕文者矣臯陶有言而禹然之且問之簡編脱壞而失之耳

臯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

慎其身之所脩者思其久遠之至者禮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故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

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兹

惇厚也敘次也庶明衆顯者謂近臣也勵勉也翼輔

也自脩身以及九族近臣此邇可遠之道也

禹拜昌言曰俞

盛德之言故拜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

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孔甚也壬佞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人有可知之道而無可知之法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可學哉故聖人不敢言知人輕用人而不疑與疑人而不用皆足以敗國而亡家然卒無知人之法以諸葛亮之賢而短於知人況其下者乎人主欲常有為則事繁而民亂欲常無為則政荒而國削自古及今兵強國治而民安者無有也人之難安如此禹之所畏堯舜之所病也臯陶曰然豈可以畏其難而不求其術乎蓋亦嘗試以九德求之亦行有九

德者以此自脩也亦言其人有德者以此求人也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言其德則曰是德也有某事某事采者事也載采采者歷言之也

禹曰何皋陶曰寛而栗

栗懼也寛者患不戒懼

柔而立愿而恭

愿慤也慤者或不恭

亂而敬

横流而濟曰亂故才過人可以濟大難者曰亂亂臣十人是也才過人者患在於夸傲

擾而毅

擾馴也

直而温簡而廉

簡易者或無廉隅

剛而塞

塞實也剛者或色厲而内荏故以實為貴易曰剛健

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德惟一動罔不吉故常於是德然後為吉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宣達也浚盡其才也明察其心也言九德之中得三人而宣達之盡其才而察其心則卿大夫之家可得而治也

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得六人而嚴憚敬用之信任以事則諸侯之國可得而治也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翕合也有治才曰乂撫循也五辰四時也凝成也九德並至文武更進剛柔雜用則以能合而受之為難能合而受之矣則以能行其言為難故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此天子之事也古之知言者忘言而取意

故言無不通後之學士膠於言而責其必然故多疑多疑故多説天子用九德諸侯用六大夫用三言不得不爾而其實未必然也孔子曰天子有争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使諸侯而有争臣七人可得謂之僭天子乎故觀書者取其意而已或曰臯陶之九德區區剛柔之迹耳何足以與知人之哲乎然則臯陶何為立此言也曰何獨臯陶舜命夔曰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箕子教武王正直剛克柔

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雖三聖之所陳詳略不同然皆以長短相輔剛柔相濟為不知人者立寡過之法也其意曰不知人者以此觀人爲其短長剛柔而用之可以無大失矣譬如藥之有方聚衆毒而治一病君臣相使畏惡相制幸則愈疾不幸亦不至殺人者此豈為秦越人華陀設乎

無敎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事無不待敎而成惟國君之逸欲莫有以敎之者而

自能也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故一日二日之間而可致危亡者至於無數幾危也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天有是事則人有此官官非其人與無官同是廢天事也而可乎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

勑正也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

秩亦敘也庸常也

同寅協恭和衷哉

寅敬也衷誠也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懋勉也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皆出於民性之自然孰為此敘者非天乎我特從而正之使益厚耳豺獺之敬啁啾之悲交際之歡攘奪之怒牝牡之好此

五禮之所從出也孰為此秩者非天乎我特從而脩之使有常耳此二者道德之事非君臣同其誠敬莫能致也五等車服天所以命有德而我章之刑罰天所以討有罪而我用之此二者政事也勉之而已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上帝付耳目於民者以其衆而無私也民所喜怒威福行焉自天子達不避貴賤有土者可不敬哉

皐陶曰朕言惠

惠順也

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

贊襄哉

曰當作日

書傳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書傳卷四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陸愲

書傳卷四

宋 蘇軾 撰

虞書

益稷第五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汝亦昌言者因臯陶之言以訪禹也臯陶曰予未有知者猶曰吾不知其他也思日夜贊襄而已贊進也襄上也讀如懐山襄陵之襄臯陶之意曰吾不知其

他也思日夜進益而已知進而不知退知上而不知下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行健者如登高進而不知止雖超太山可也禹亦因臯陶之言而進之曰予何言何言者亦猶臯陶之未有知也又曰予思日孜孜思日孜孜者亦猶臯陶之思日賛賛襄哉也其言皆相因之辭予是以知曰之當為日也伏生以益稷合於臯陶謨有以也夫

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

墊

昏瞀也墊陷也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

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行乘輴山行乘樏秦漢以來師傅如此且孔氏之舊也故安國知之非諸儒之臆說也四載之解雜出於尸子慎子而最可信者太史公也亦如六宗之說自秦漢以來尚矣豈可以私意曲學鐫鑿附會為之哉而或者以為鯀治水九載充

州作十有三載乃同禹之代鯀蓋四載而成功也世或喜其説然詳味本文予乘四載隨山刋木則是駕此四物以行於山林川澤之間非以四因九通為十三載之辭也按書之文鯀九載績用弗成在堯未得舜之前而殛鯀在舜登庸歷試之後鯀殛而後禹興則禹治水之年不得與鯀之九載相接兖州之功安得通四與九為十三乎禹之言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是娶在治水之中又曰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

度土功是啓生在水患未平之前也禹服鯀三年之喪自免喪而至于娶而至于子自有子至于止禹而泣亦久矣安得在四載之中乎反覆考之皆與書文乖異書所云作十有三載乃同者指兖州之事非謂天下共作十三載也近世學者喜異而巧於鑿故詳辯之以解世之惑

予決九州距四海

九州之名川也

濬畎澮距川

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達于川者也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播種也奏進也鮮食肉食也禹之在山林也與益同之益朕虞也其鮮食鳥獸也其在川澤也與棄同之棄后稷也其鮮食魚鱉也艱食者草木根實之類凡施力艱難而得者也艱食鮮食民粗無饑矣乃勉之

遷易其有無以變化其所居積而農事作矣

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禹所謂孜孜者其言至約而近也故皐陶吁而問之禹乃極言孜孜之功効其所建立成就巍巍如此故皐陶曰俞師汝昌言夫以一言而濟天下利萬世可不師乎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

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止居也安汝居者自處於至靜也防患於微曰幾幾則思慮周無心於物曰康康則視聽審思慮周而視聽審則輔汝者莫不盡其直也反而求之無意於防患則思慮淺有心於求物則視聽亂思慮淺而視聽亂則輔汝者皆諂而已士之志於用者衆矣待汝而作故曰徯志汝既能安居幾康而觀利害之實是惟無動動則凡徯志者皆應矣夫豈獨人應之天必與

之鄰近臣也帝以其言切而道大故歎曰我獨成此

非臣誰與共之助我者四鄰之臣而助四鄰者凡在

朝之臣也故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也悧翼之也

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朝諸侯服四夷凡富國强兵之事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

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日日也月月也星五緯之星也辰心伐北辰三辰也山山也龍龍也華蟲雉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畫之於宗廟之彝樽故曰作會宗彝也藻水草也火火也粉粉也米米也黼斧也黻兩已也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此六章者繡之於絺以為裳絺葛之精者也故曰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者通言十二章也上六章繪而為衣

下六章繡而為裳故曰作服也自孔安國鄭玄王肅之流各傳十二章紛然不齊予獨為此解與諸儒異者以虞書之文為正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在察也忽不治也聲音與政通故可以察治否也五言者詩也以諷詠之言寄之於五聲蓋以聲言也故謂之五言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帝感禹言有臣鄰之歎故條四事以責其臣而又戒之曰欽四鄰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竝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論語曰有恥且格格改過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古者謂奉牲幣而薦之曰承承薦也衆頑讒說之人不率是敎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敎之甚者則撻之

其小者則書其罪以記之欲其竝居而知耻也此士之有罪而未可終棄者故使樂工采其謳謡諷諫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則威之夏楚之寄之之類是也

禹曰俞哉

春秋傳太子欲殺泙良夫公曰諾哉諾哉云者口諾而心不然也禹之所以然者曰俞而已俞哉云者亦有味其言矣舜舉四事以責其臣立射侯書撻等法

以待庶頑皆治理也而禹獨有味於斯言也者蓋其心有所不可於此以為身脩而天下自服也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

衆賢也

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

頑狠之狀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創懲也懲丹朱之惡辛日娶于塗山甲日復往治水

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而不暇子也惟大度土工而已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五服侯甸綏要荒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

里

州十有二師

師二千五百人一州用三萬人九州二十七萬人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禹見帝憂讒邪之甚故推廣其意曰帝之德光被天下至于海濵草木而況此衆賢乎考其言明其功誰

敢不從帝不能如是布宣其德以同天下使苗民逆命日進而終無功者豈其脩已有未至也哉故戒之曰無若丹朱傲而歷數其惡曰我惟以丹朱為戒故能平治水土弼成五服今天下定矣而苗猶不即工者帝不可以不求諸已也故曰帝其念哉此禹得之於益班師而歸諫舜之詞也而說者乃謂禹勸舜當念三苗之罪而誅之夫所謂念哉者豈誅有罪之言乎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此堂上樂也戛擊柷敔也鳴球玉磬也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虞賓丹朱也二王後故稱賓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此堂下樂也鏞大鍾也夔作樂而鳥獸舞鳳凰儀信

乎曰何獨夔也樂工所以不能致氣召物如古者以不得中聲故爾樂不得中聲者器不當律也器不當律則與擿植鼓盆無異何名為樂乎使律能當律則致氣召物雖常人能之葢見於古今之傳多矣而況於夔乎夫能當一律則衆律皆得衆律皆得則樂之變動猶鬼神也是以降天神格人鬼來鳥獸皆無足疑者不如此何以使孔子忘味三月乎丹朱之惡幾於桀紂罔水行舟朋淫于家非紂而何今乃與羣后

濟濟相讓此其難化葢甚於鳥獸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舜聞禹諫則曰道我德者皆汝功也今苗民逆命臯陶方祇厥敘而行法焉故夔又進而諫曰鬼神猶可以樂格鳥獸猶可以樂致也而況於人乎此所謂工執藝事以諫者也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

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

叢脞細碎也

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帝至此納禹之諫乃作歌曰天命不可常也待禍福之至而慮之則晚矣當以時慮其微者蓋始從禹之諫而取益之言有畏滿思謙之意也臯陶颺言曰念哉申禹之諫也曰凡所興作慎用刑賞禹之意也雖

成功猶內自省終益之戒也帝之歌曰股肱喜則元首起而百工熙皋陶反之曰良康惰壞皆元首之致也嗚呼唐虞之際於斯為盛而學者不論惜哉

書傳卷四